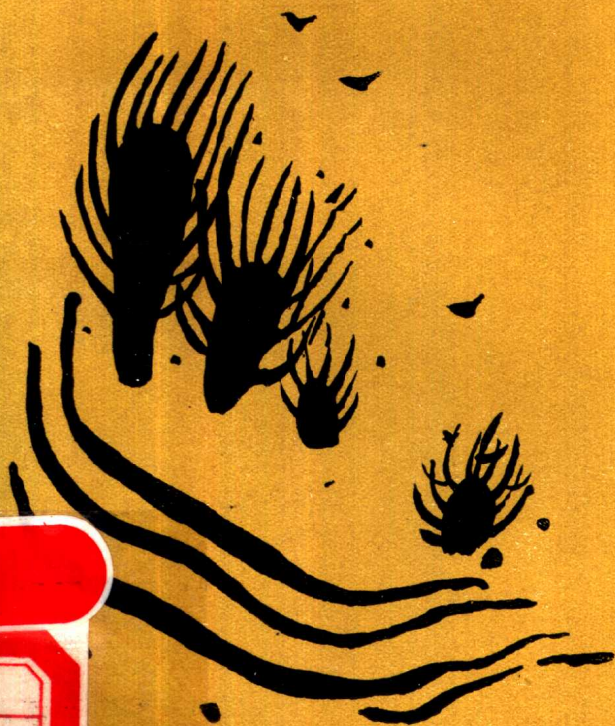


流金的河

LIUJINDEHE

张宗枬 著



96174

I 247.7
1234

· 八桂作家丛书 ·

流金的河

张宗枏 著



京电力大 00048074

漓江出版社

1
文
本
部
学
男
裕
正
凡
宁
知
康
国
才
骏
枏

流金的河

张宗枏 著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9.75 插页2 字数 190,000

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2000 册

ISBN 7—5407—0176—5/I·137

书号：10256·318 定价：1.65 元

内容简介

本书包括短篇小说
22篇。

这些作品以真挚
的感情，细腻的心理描
绘，成功地塑造了一
批山民、渔人、淘金者
、找矿人的形象。作品
氛围凝重，文笔畅达，
生活气息浓郁，有较
强的感染力。

目 录

透过江雾	(1)
驯火者	(15)
山 魂	(32)
远 山	(50)
流金的河	(62)
人 雕	(97)
塔 摩	(106)
破镜中的怪老头	(119)
小说二题	(125)
白 鸟	(138)
拐 角	(157)
飘 逝	(166)
魔 日	(187)
迷 失	(206)
钓 鱼	(218)
褐色山麓	(223)
山 鬼	(246)

落 差.....	(258)
红 土.....	(263)
黑森林里的故事.....	(270)
深谷里.....	(280)
大青谷.....	(291)
后 记.....	(306)

透过江雾

小木船，半月形的竹船篷。他靠在船篷边上。反着微光的江水是凝固的。船在上面滑行，没有一丝声响。摇橹的老汉乍看上去象睡着了。

浅浅的月牙儿，江雾从很黑的山影那里爬过来。

老汉的衣裤纯黑，他儿子，四十多岁的汉子，穿一套青色军便装，和月夜很统一的色调。二十岁的孙女，却浑身白色，很跳，月光铺上去，甚至有点晃眼。

“穿这号子，不是去骚街，想把鱼都吓跑哪，娘的……”出门那阵，他听见老汉不满地骂。

他记不清，老汉还骂了孙女什么，只记得孙女毫不在乎的笑声。笑声，还有裹在紧身衣里丰满的身段。这姑娘很美，那种第一眼就能使人心旌动摇的美。

“问世间，情是何物，直教生死相许？……”他在哪本书上看到的，老而又俗的句子，一本很不怎么样的书，他偶然翻翻，就记住了。他讨厌这句话老钻出来，在耳边响。生死相许，我一定在幻想一个浪漫故事，他明白过来，真不错，他笑笑。青年作家，潇洒、英俊、声震文坛，纯洁、质朴的渔家女，一块未经雕琢的美玉，大自然殿堂里的公主。是的，一位公主。他们相爱，情深意长，海枯石烂……他还记得一篇小说里的情节，一个娇美的大学生、城市姑娘，与强悍的

鄂伦春猎人终成眷属。现在情节倒过来了，在他想象中倒过来了。“问世间，情是何物……”什么破句子，他自气自恼地别过头，不去看那浑身雪白的“公主”。“轻浮、无力，精神病患者式的梦呓……”是谁曾这么刻薄地评论过他的作品。无论如何，他为这一类的胡说八道所激怒，他提出计划，便下来了。到处都是生活，生活……他想。他打算写几篇渔村的小说，扎实、充满生机，内涵丰富，小小一隅显示出社会的巨大变化，要打响，使那些家伙目瞪口呆……但此刻在脑子里的老是那个荒唐的浪漫故事，在这故事里，他开始跟那渔女结婚。天，结婚，多庸俗的念头……

渔女走过来了。她叫秋花，他知道，来的第一天他就知道了。秋花，春妹什么的，是渔家世代相传，为女性专用的名字，大概总有千年以上的历史。秋花和“公主”之间是有距离的。但在月光下，这种距离感在消失。她看上去真美。于是浪漫故事就发展到了婚后生第一个孩子的情节上。他那一一直在进行的构思，一篇表现渔民新生活的小说，则飘到江雾中去了。他努力集中思绪，换来的只是一阵阵恼怒。

“过来，书生！”“公主”在他面前叉着腰，“傻傻的，象条牙狗鱼！”他明白，在这里“牙”就是“公”的意思。“牙狗”就是“公狗”。

“公主”的形象倏然不见了，眼前只是秋花，半现代化的渔家女。那条包屁股的冒牌牛仔褲，闪着白光，前边有着象男裤一样的拉练开口，正放肆地朝着他。他不知道这算不算精神污染。那个浪漫的故事终于在这条牛仔褲面前截止，他松了口气。但他也知道，他一直在构思的小说彻底完蛋了。他站了起来。江雾在月光下显得象乳白色的胶状物。这个感

觉绝对不真实，它事实上是轻纱般的，缥缈的，透明的，他对自己说。

“跟我来，”秋花扬扬手，“想学渔家的本事，就多动手。”

他跟秋花走到船头。几挂拦网蜷伏在船舷边，他默默地帮秋花整理。他根本无意学什么本事，他不过随口说说，秋花就盯上了，他是来写小说的，他无需以打鱼为生。这些人，别人说什么，就信什么，对此他只有苦笑。

秋花在给插钩上鱼食。跟着干了一下，他扔下了。前两天，他曾颇有兴趣地弄过几次，起钩时，他挂的食一律原封不动，使他懊丧得不得了。秋花咕咕咯咯地笑他，使他好胜心陡起，又挂了一回，结果同样。

这些事真无聊。他望着远处。

过河湾了，今晚说到北滩去，那里江面开阔，水深。这当然也是听说的。他需要这么一个夜捕的场面，以使他的小说增色。他要写渔家在浩渺的江水上行舟、下网，他得亲眼见识拦江网是如何潜到水里拦断一条大江的。他要记住他们每一个动作。

秋花又在大喊大叫。他把鱼饵罐递了给她。

“你不再来一下？”秋花的眼睛亮闪闪的。

她的眼睛真大，夜色总是那么能骗人。他的心一动，差不多又在继续那“公主”的故事了。他忙稳住自己。如在月夜的江上巡荡几次，没准儿我真会爱上她。但这个念头，又使他觉得讨厌。

“不啦！”他坚定地说。

“蠢货。”秋花说，接着又骂了一句粗话，粗得他都

没法复述出来。她不是“公主”！他伤心地想。“公主”连骂人都是娴雅的、可爱的。这些渔女，失去了先辈的纯朴，发展了先辈的粗野。她不懂得尊重一位作家，完全不懂。

渔村的景物很美，这条大江更是无与伦比，刚来的时候，他差不多要为这里发狂。预感告诉他，将要有一批非常出色的作品在他手里诞生，权威性的刊物将会转载，评论将如潮涌……现在他厌倦了，来了半个月，一个象样的构思也拿不出，今夜的兴致，先是让那个浪漫的故事淹没，然后又给那些粗话碰飞了。

当然，说他毫无作为，那也是冤枉。第一个星期，他连干几晚上，写了两个短篇，这是在初来时最新鲜的激情引发下，一挥而就的。他很得意，奇想突发，自觉颇有白居易的遗风。晚饭后，念给秋花全家听。

但他发现，那四十岁的汉子，秋花的父亲光顾结网，末了只问了一句，“你这古文，说的哪朝代的事？”

那爷爷倒象是听得很认真，但却笑着说，“龟蛋！”他敲敲烟杆，“渔家不是这路数，你写的是仙家，天差地远呢，玄女娘娘！就那水还……不，也他娘不象，我们对水想那么多屁用？要紧是分清水的三层五色，要鱼路，要货哩。龟蛋！”最后竟有点鄙夷地瞧瞧那稿纸。

他也知道“龟蛋”是什么东西，他不幸对骂人的粗话总是先知先觉，这比“牙狗”还糟。

他脸色灰败，懊恼不已。秋花却一把拉住他，“这种鬼样的东西有什么值得愁眉愁脸，来，帮我参谋参谋。”

后院里摆着新买不久的摩托，发动机不知为什么失灵。对此他真是一窍不通。

“难怪，老的说你是龟蛋，城里人不懂弄摩托，真少见！”秋花说。

秋花能把摩托开得象一道烟。她对小说好坏根本不在乎，对不懂修摩托却真是鄙视到极点。这一下，他可谓出师不利，频遭痛击，他受不了，甩下秋花回房去。这些人懂什么，他怒气冲冲地想。半夜里，他拉亮灯，将两篇作品，再细细地读了几遍。最后，当他划火柴点烟的时候，顺便把它们烧掉了。

他开始跟船出去捕鱼，无论怎样用心，水分三层五色，还是弄不清。最难的是，他老觉自己和他们搞不到一块去，他在船上象个多余的人。

秋花见他不动，干脆不理他了，独自猫在那儿挂食，并走腔走调地在哼着流行歌曲，他定定地站的船头，一时间觉得颇为孤寂。他集中精神，想把那逃掉的构思再找回来。不成，流行歌曲搅得他心烦，他得承认秋花的嗓子并不算难听，但那调调和这夜色相当不协调，把富于诗意的气氛全弄得变味了。他放弃了努力。另外想个构思，我可以完全凭虚构，……但一定得是写渔民的，否则就白来了，他想。他又开始苦苦地思索……

河湾滑到船尾很远的地方去了，这里水面开阔，呈墨绿色，星光颤抖在江面上，雾气在伸展，平平地在碎细的波纹上铺着。这是夜捕的一个极好的场景。但人呢？渔民怎么写？他感到非但组织不起一个故事，甚至连一般的情节都没有。虚构在真实面前，一筹莫展。他想起许多有关深入生活的理论，他开始怀疑那是否全是些胡说八道。但我一定得写出作品来，他痛苦地在心中说，作家是以作品表示他们的存

在的。那些笑他生活贫乏的话语，好象江雾一般无形地裹着他。我得写出真正的渔民，但我为什么走不进他们的生活？他的确不明白。……

秋花把插钩的食全挂好了，月白色的影子一晃，又走到他跟前。他发现她定定地望着自己。他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。他突然有点慌乱，他甚至早已不感到她美了。

“江上很好玩吗？”秋花问他，“在家睡觉不比来这儿美气？”

他不知怎样回答她，跟她解释什么叫深入生活吗？这无异于对牛弹琴。他含糊地点点头，不知是同意她第一个问，还是第二句话。他感到眼前的雾越来越浓了。

“你说话呀，”秋花又说，“你一定有什么心思，想你在城里的女相好了，那种戴眼镜的细妹子？”

他没想到秋花会这样问，什么女相好，真是俗不可耐。他张了张嘴，但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笑了笑，他感到自己那笑一定很怪，因为他看见秋花惊异地扬了扬眉毛。他随即感到，这种胡乱的笑是最蠢不过的。

“你真可怜……”秋花这样说。

可怜？什么可怜？！他既不解又恼怒。突然他觉得秋花真是万分可恶。他真想也用粗话骂她几句，但他却泄气了，既然到这里连一篇小说都弄不成，他心中的怒气一下退去了。但一切不能算完，无论是现在或将来，他想了想，对秋花说，“谢谢你，你不说我还真不知道自己……可怜。”

不待秋花回答，他掉头走向船尾。他听到身后传来几声笑。他感到那笑声很惹人生气。他明白，他得接受这一切挑战，无论是那些刻薄的评论，还是“公主”和渔女。

他走到秋花爷爷跟前。老人用夜一般迷朦的眼睛瞅瞅他，那枯柴般青筋突起的手，一来一回地扳着，橹在船后搅起波纹。他心中一动。他本不清楚自己到老人这儿来是为什么，这时他鼓起勇气说：“老人家，你教我摇橹吧！”他缓缓地伸过手去。

“摇橹？……”老人含混不清地嘀咕，摇摇头，将他的手推开，“好好看着吧，小子，先把这河的七滩六十湾记牢，再跟着我干……别动……有一年半载也就成啦……”

一年半载？他脑门上掠过一丝凉意。他垂手肃立，目光越过老人肩头。那后面是沉默的江雾，那种有重感，却又抓不着的东西。他咬咬腮帮子，硬着头皮在老人身边坐下，“您老累吗？……还有多远？……”他问。

“过了蛇湾是龙湾，前边还有鲤鱼滩。”老人的话语清晰起来，不知为什么还笑笑，露出残缺不齐的牙齿，“说远也远，说近也近……”

他觉得老人的话象佛家的禅语，“问即非问，非问即问，答即非答，非答即答……”他立即记起了这句话又是那本破书上的，“问世间，情是何物”……莫名其妙，一切都弄混了，什么狗屁！他在心里骂起来，感到非粗话不泄愤了。这愤怒是对谁的呢他感到茫然，胸中有一个打不开的结。

“我挂的食，为什么老钓不到鱼？”他想了很久才又问老人。对，他发觉，这似乎就是胸中解不开的那个结。

老人没回答，那摇橹的手由松驰变紧了，脸上的神情显得凝重。他看看江水，发现江面陡地变窄，水流晃动，湍急，原先那凝固的块面，已破碎了。两岸矗立着石山。这段水路走了约五分钟，他瞅瞅有夜光的表。

江面又恢复平阔，山影推远了。“那鱼食是一样的，我照着样挂上去……”他又说，固执地盯着老人的眼睛。

“啊哈，你不解。”老人这时才想到还要回他话似的，“外路人都这样，这货是我们的，你得记清了，不怪，一点也不怪。你为什么钓不上鱼？”老人的话语一下变得严厉，“你是渔家么？你是么？鱼只服气我们！”

老头象是发火了，他吃惊地想。他变得没有了任何谈话的兴趣，只盼今夜的捕鱼快些结束。

他重又沉默。秋花走过来，俏生生地立在他面前，月光在故意夸张她那诱人的身段和高耸的胸脯。他突然希望秋花能看他一眼。

“爷爷，我来把橹。”秋花并不是冲他来的，他感到有点遗憾。

“到北滩就把这身白鬼皮子换掉！”老人走开去，轻咳着，恨恨地说，“莫白日黑夜地轻狂相！”

看来白衣衫真能惊走鱼，他想，如果没这套紧身白色衣裤，秋花不一定那么好看。

“得啦，越老越啰嗦！”秋花哼了一声。吱吱嘎嘎地摇起橹来。

江水还是那么缓缓地，走了快一个钟头啦，他巴望北滩快些到。但江面迷迷朦朦的，夜，伸得很远很远。他有点沮丧。他干脆什么也不想，什么也不看，抱着膝头，闭上眼睛。他听见秋花清了清嗓子。流行歌曲又来了，港式的，他想堵上自己的耳朵。

“喔依哟——”一个清亮高亢的女音在震颤。他感到象有一丝丝温热的气浪拂过脸颊，他睁开眼，困惑地眨巴着。

“依哟——”

秋花把“哟”拉得很长，充满了情感和叹息。

“月亮出来亮汪汪，亮汪汪啊——
想起我格的那个阿哥，
在深山——在深山！”

这不是流行歌曲，是民歌，他惊喜地想。健康优美的曲调，把周围的气氛一下诗化了。他望着秋花，秋花的双臂水波一般柔软地起伏，象是给自己打着拍，她仰着脸，晶亮的双眸对着月亮。

“哥啊，哥啊——

妹摇木船迎水上哪，

为的是格的那个，

这水是从山里来，山里来——”

他有点激动，沉寂的思绪一下又活跃了，他努力抓住这点情绪。……大江，月色如水，一叶扁舟，满头秀发的渔家女，在思念山中的情郎……情郎是一个健壮的小伙，他在山中伐木，不，他躺在伐好的圆木上，也望着月亮，听到了遥远的家乡飘来的歌声，云彩中出现了渔女……他猛然觉得不对头，这不过是个陈旧的民间故事，他一定在哪本民间传说的集子中读到过，没准还是上小学的时候。那情郎大概在圆

木上躺了四、五百年啦，他懊恼地想。这和那“公主”的故事一样，只是主人公换了。

中年汉子过来换下了秋花。“到舱里去！”他对女儿说，“换衣。”

“爸！”秋花在撒娇。

“去！”父亲的声音比爷爷还严厉，没有丝毫商讨余地。

秋花消失在漆黑的船舱里，当她再出来时，已是渔家传统打扮，青色紧身上衣，宽筒大裤。她笑嘻嘻地说：“到北滩啦，书生。”

他正怔怔地望着江面，这是一个巨大的回水湾。山影推得很远，象是消失了。烟波粼粼。这就是北滩。

秋花的父亲拎着拦网潜下水去，船往前划一段，这次下去的是秋花了；再划一段，老爷爷抑制着轻咳，也下去了。他们悄没声地向深水处浮游，一边抖动着网绳，最后在幽幽的远处失去了踪影。

船上只剩下他，孤零零的。那里还有一挂网，他这会儿真想也能象他们那样，一只胳膊揽住网，另一只手往下放，脚踩着水，向大江的深处潜游，象一个真正的渔民。但他不能，他不会。他跟他们之间隔着一条大江。这江就是渔民的生活，它是属于他们的，不属于他。他有点儿伤心地望着宽阔的北滩。眼前就是他需要的理想场景，他来了，他看见了，却不知如何是好。北滩江雾茫茫，很美，但看不真切。他脑子里一片空白。他绞着手，烦乱地在船舷边踱着步。他隐隐感到，来这趟怕是一事无成了。“你是渔家么？你是么？……”秋花爷爷的声音在耳畔响。他苦笑一下，我是谁，他

想。他记起自己早几年那得意的时光。那会儿他还是个工人，一名不错的年轻铣工，工厂火热的生活，激起他创作的热情。他写班里的伙伴，写他自己。他为自己的生活如痴如醉。他从没梦想过成功，他只是想写，想表现，想让人们了解他周围发生的事情。作品出来了，竟出现了评论，对他的作品赞赏不已，有的文章称他为才气横溢的文坛新星……然后是调往文化单位，送去大学进修，最后搞专业创作，作协迫不及待地吸收他入会，青年作家的桂冠戴到他头上。但不久，他发现日子没那么快活了，生活的大海容易造就英雄，也容易淹没英雄，编辑们的退稿接踵而至。回信的语言也渐渐不客气起来。他苦闷之余，潜心钻研，在构思和技巧上下了很大功夫，结果并不理想。原来的生活对他来说，遥远了，陌生了。新的生活并未建立起来。一个作家必须了解整个广阔的社会和人生。他需要补充，当他有一天看到一则关于渔村新变化的报导时，便决定到山光水色中来开拓新领域了……

结果只得到善意的讪笑和一大堆乱七八糟有关爱情的幻想故事，他解嘲似地挥挥手，停止了来回的踱步，伫立在船头。“问世间，我是何人……”大概得这样改改那个句子，是啊，我是谁？他感慨地想。月近中天，云彩淡了，月光显得更亮，水面出现了几个黑影，近了，船舷边漾起细细的波纹。是秋花他们回来了，他断定。他们在大江里简直象在家里一样来去自如，那几个向船浮来的黑影这样告诉他。他们是渔家，我不是。他还为刚才那个问题烦恼着。我也不是大学生。那一年半的进修，并未给他带来一纸文凭。我甚至不是个作家。他痛苦地下了个结论。他想起这两年发表了以